

與陳香梅兩訪中國大陸

朱伯舜博士著



陳香梅女士與本書作者朱伯舜博士合影

兩度同游故國

悲喜萬里山河

春秋中華大業

與君期盼旋歌

陳香梅

一九九一·十月

與陳香梅兩訪中國大陸

朱伯舜博士著

251

46

朱伯舜博士著

與陳香梅兩訪中國大陸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

京新登字173号

與陳香梅兩訪中國大陸

朱伯舜博士著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5 字數 80,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7—80049—810—7/D.61 定價: 7.00

陳香梅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二)我領着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主辦的臺灣工商界中國大陸考察團到中國訪問。副團長是臺港商界知名的朱伯舜先生。

我們全體團員廿九人，從香港啟德機場乘中國國際民航班機到達北京國際機場，那時是下午三時四十分。北方冬天很早就陰暮，但全體團員都充滿着興奮的心情，他們終於來到北京。從臺北到香港，飛機飛行時間只不過一小時十五分，從香港飛北京時間也只不過三個半小時，總計前後不到五小時，但對這些初到北京來的人來說，真是一段很長遠的路，而在我來說，也有無盡的苦衷一言難盡。現在朱伯舜出書記行，值得祝賀。

我並讓他在書中發表我的幾首詩，也可略表當時的悲喜交集的心情。

(一)

四十年來家國，
八千里路山河，
惆悵兩岸書劍，
悲壯長安旋歌。

(二)

花落花開又一年，
城北城南鬼稱仙，
漢家功業風急雨，
開卷長嘆問蒼天。

(三)

諸侯阿斗各爭前，
莫道春風兩地牽，
坐井觀天紙上畫，
苦笑君雄半睡眠。

(四)

三分明月半分情，
江湖豈是艷陽天，
滄海桑田真動魄，
學書學劍都不成。

(七)

贈全體團員

嬉笑怒罵假亦真，
人生哀樂那留痕，
春花秋月霜未落，
國是家是都蒙塵。

(五)

蜀江山青渝水情，
霧落斜谷聽雨聲，
秋花又落古城外，
嘉陵回首四十年。

(八)

不求身世不求名，
三秦錦綉別有天，
今日法門才見佛，
幾多功力再安禪。

(六)

贈啟功大師

讀罷清平詩上詩，
亦悲亦壯岳軍辭，
萬裏樓臺聯寄意，
古調新聲勝故時。

前言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和一九九〇五月，我和陳香梅女士組織包括美國、臺灣和香港工商企業界人士參加的經貿考察團，兩次赴中國大陸北京、上海、廈門、福州、廣州考察。

促進兩岸經貿交流，這是香梅的一貫願望。有一次，她和我談起，已有越來越多的臺灣工商企業界人士以及在美國的華僑，都很想實地到中國大陸看看，便于展開經貿活動，而大陸對此是歡迎的。既然有此願望，我們能不能牽個綫呢？

香梅還說，如果海峽兩岸經貿活動能正式展開，雙方可互補短長。中國人的錢由中國人來賺，民衆生活也可得到改善，該多好！她有意組織商務考察團到中國大陸。對她的想法，我頗有同感。於是約定，共同組團，她在美國、香港，我在臺灣，分頭征集團友。只花了一個多月，就得到很好的回應，願參加者近百名，而且都是有成就的廠商。經我們協商，選定了六十位，原預定在一九八九年七月份出發，因遇到『六·四』事件，延期到十二月份成行。沒想到這一組團計劃被美國新聞界知道後，傳到了臺北，臺北各大報競相以頭條消息刊載，遂引

起臺灣的關注。有人認為，『六·四』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正在實行經濟制裁，此時去大陸時機不適當。

我們認為，考察團非政治團體，完全是經貿考察，基於政治與經濟分開，而且考察僅在瞭解階段，尚未有實質性進展。臺灣似不必予以阻止。

不過，意想不到的風波驟起，臺灣工商界參團的人士受到許多干擾阻撓，幾乎有半數知名的工商界人士為避免麻煩而打退堂鼓了。

我與香梅一起組團考察大陸經貿，這一活動是功是過，自會有公正的評價，因此，我們不顧外界的議論，依然促成了此次考察。從實際效果看，考察是成功的。大陸對我們一行也十分重視。

一九九〇年五月間，我們再次組織考察團時，報名參加者就更加踴躍，最後確定的團友四十多人，絕大部份是臺灣工商企業界重要人士。

臺灣至一九九〇年四月，終於正式開放了對大陸的商務考察。我和香梅首次組團的突破，也得到了回應。

我作為兩次考察團的策劃者之一和『少小離家老大回』的遠遊客，對這兩次大陸之行，感觸尤多。現將其中經過寫成此書，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東南亞以及歐美華人聚集較多的地區發行，目的是傳遞訊息，讓更多海外人士瞭解我們所見所聞所感，以增進他們對大陸的認識。

在這本書中，我對陳香梅女士作了較詳細的介紹。陳女士對於中華民族有深厚的感情，作為一位華裔的傑出女子，她是當之無愧的。為組織考察團赴大陸，我和她熟悉了許多實情，交了許多朋友，我們都有一種成功的滿足感。

朱伯舜

一九九一年九月於紐約

目 錄

陳香梅題詞	(封面)
陳香梅序	(〇〇一)
前言	(〇〇一)
我所認識的陳香梅	(〇〇一)
出身於書香門第	(〇〇二)
女校初露才華	(〇〇三)
中央通訊社首個女記者	(〇〇五)
與飛虎將軍結為伉儷	(〇〇六)
她擁有一顆純粹的中國心	(〇〇六)
痛恨日本人侵略中國野蠻行徑	(〇〇八)
香梅出生在北京	(〇一〇)
建議美國副總統參加蔣介石葬禮	(〇一二)
開放探親『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	(〇一四)

她熱切盼望海峽兩岸走在一起	(〇十六)
入住北京釣魚臺總統樓	(二十一)
他是鄧小平的女婿	(二十三)
東道主：前中共駐美大使韓叙	(二十六)
香梅建議李鵬常帶笑容	(二十九)
大陸計委的主管如是說	(三十四)
江澤民諳通多國語言	(三十七)
訪問對外經貿部	(四十)
臺商的權益有否保障	(四十三)
陳希同說：如果再有遊行……	(四十五)
飛虎將軍夫人慨憶『兩航事件』	(四十八)
陳香梅『回娘家』	(五十二)
北京赴盧嘉錫會宴	(五十三)
長城、故宮、滿漢全席	(五十四)
重返第二故鄉上海	(五十九)
三個開發區尚有餘地	(六十三)
浦東開發新區	(六十八)

尋訪舊夢		(七十四)
廈門——情有獨鍾		(七十八)
廈門投資環境的評估		(八十二)
『金門橋』的構想		(八十六)
兩度訪福州		(八十八)
廣州印象		(九十二)
後記		(九十七)
• 封面題字：……劉涵鋒(曾為蔣經國代筆二十年)		

附 錄

一、兩度考察團名單		(九十九)
二、考察前臺灣報刊部分報道		(一〇六)
三、考察期間大陸、香港報刊部分報道		(一一三)
▷ 人民日報海外版		B 香港經濟導報
○ 瞭望周刊海外版		D 北京經濟日報

我所認識的陳香梅

陳香梅，這個名字，經常和美中關係，和海峽兩岸聯繫在一起。

近一、二十年，由於都是美國共和黨少數民族委員會成員的關係，我和香梅有了較多接觸。實際上，我們早在四十多年前就相識了。一九四六年，她在上海任中央通訊社記者，我在上海《民國日報》任記者。在陳納德將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第一次見到她，一個活躍的年青女記者，操一口流利的英語，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後來，她成了陳納德的夫人，到了美國，活躍於華府政界。

陳立夫先生在擔任了二十多年的紐約《華美日報》董事長後，返回臺灣，由我繼任，至今已有十八年。在這十八年中，陳香梅擔任美國共和黨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而我則是美國共和黨亞裔總黨部的共同主席兼臺灣支部主席。雖然她在華盛頓，我在紐約，但有較多來往。使我對她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出身於書香門第

陳香梅出身於書香門第。她的外祖父廖鳳書（舒），廣東惠陽人，與廖仲愷等同是革命黨人。民國成立後，在北京及南京政府任職，入外交部，後曾任日本、古巴公使，與汪精衛爲至交。抗戰時，國府遷都重慶，廖鳳書避居上海。汪精衛組織偽政府，一再游說廖鳳書任偽職，爲廖所拒，且避不與之往來。抗日戰事爆發後，廖生活在淪陷區，一切財產都被沒收，只靠變賣收藏的少數古董度日，與留在上海淪陷區的女兒女婿乃文夫婦，同住於上海靜安寺西摩路交界的一幢三層樓的弄堂房子裏度其艱難歲月。日以詩文自娛，寄情詩酒，不爲利誘，不爲名謀，更不爲五斗米而折腰。

香梅的祖父陳曉雲與廖鳳書是莫逆之交。香梅父母的婚事是真正指腹爲婚，陳曉雲從商，少年得志，三十歲即任招商輪船公司經理。三十六歲因在香港電車公司投資過多，大年夜債主臨門，一時氣憤，跳樓自殺。遺有寡妻二妾，和子女六人，長子嗣雲即香梅的父親，當時只有十三歲，祖母變賣田產、珠寶、首飾還清債務後，把嗣雲送到英國讀書，陳嗣雲再回中國時已是牛津大學法律系博士。

陳嗣雲年少出國，在英美受教育，國學根基不深，後來回北平做教授，當報紙編輯，又轉入外交部做領事等職。香梅的母親也在歐美長大，上洋學堂。

香梅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北平協和醫院出生，生日與屈原的生日相近，故幼年對端午節賽龍舟及包粽子等節目特別感興趣。外祖父說：香梅生於詩人節，長大後一定要會作詩作文，不然豈不有辱死於江底的先賢。後來，香梅熟讀詩書，未曾愧對古人。

香梅家是書香門第，兒時又愛聽長輩講述反清復國的事迹。小學在北平東華門大街的孔德小學度過。她的班主任是北大文學系的畢業生，對中國文學很有修養，送給香梅《唐詩三百首》，香梅每天背誦。那時東北已淪陷，華東局面也日趨動搖。北平的學生常常遊行，要政府抗日，大家不買日本貨，拉黃包車夫唱：

一二三四五，
打倒日本府，
捉到日本人，
殺死五千五。

女校初露才華

一九三七年夏，香梅的父親回外交部做事，被派往美國新墨西哥做領事。

母親帶着六個女兒到香港暫居，香梅到香港後，考進銅鑼灣的聖保祿女書院，校長、教師都是修女，國文教師要學生背古詩文，香梅背得滾瓜爛熟。高中她入真光女中，真光是中國南方有名的女校，水準甚高，廣州淪陷時，自白鶴洞遷到香港。香梅入校後，就助編校刊，並代表校方參加全港中學的論文及演講比賽，先後取得亞軍和冠軍。那時，她初露作文、演講的才華。

父親在仰光做外交官期間，她曾有機會到亞洲一些國家遊覽。去過印度的新德里，也去過吉隆坡、新加坡。印度的貧困給少女時代的香梅留下很深的印象。這個既髒、又懶，又無紀律的民族，却有幾百種語言，多種宗教，滿街都是乞丐，但却有古色古香的寺廟，寺廟外有金頂，內有珠鑲玉砌。愚昧的民衆拿千百萬黃金來敬鬼神。清早在街頭，可以看到清道夫收殮那些在晚間熱死、餓死的男男女女。

香梅在仰光見到不少緬甸華僑來找她父親。這些身居異國的華僑，愛國心切，心地純潔善良，在異鄉做異客，受盡異族的排擠，總希望祖國替他們出口氣，對於國事既肯出錢又肯出力。可惜當年祖國內憂外患，對忠貞的僑胞也難有協助。

中央通訊社首個女記者

珍珠港事變爆發前，中國人在炮火下奮戰，為國捐軀。戰爭奪走了一切。香梅的母親患癌症，因缺乏良好的醫護治療，終於在四十五歲就告別了人世。母親逝世後，香梅成了一家之主，一九四〇年，她和妹妹都成了聖保祿女書院住校生。香港被日本人侵佔六個月後，香梅以學生身份領到了離港證，經澳門，到達昆明。經人介紹進中央通訊社任記者，是中央社第一個女記者，她的第一項採訪任務是訪問盟軍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將軍，這也為她後來和這位將軍結為伉儷播下了第一顆種子。

在昆明中央社工作辛苦、薪水低，香梅又找了一份兼差，替本地一位富商的兩個小兒子補習功課。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日戰爭結束，香梅被派往上海工作，她在昆明、上海苦撐了四年的艱苦年代。晚上都在桐油燈下讀書，溫習功課。除幾次坐過吉普車外，上學、上班都以步代車，在昆明偶然坐過幾次馬車，那算是奢侈了。四年中，除了穿陰丹士林布做的旗袍和布鞋外，沒有其他足以引她回味的少女裝飾，難得友人從印度飛過駝峰帶給她一雙絲襪和兩支口紅，她就如獲至寶。

她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一直都是梳的兩條辮子，是道地的黃毛丫頭。她的幾雙皮鞋和高跟鞋是從香港逃難時輾轉帶入內地的，尋常日子總珍藏着捨

不得穿；龐斯面霜只有兩瓶，一直省着用，直到抗戰快結束時才用完，空瓶也捨不得拋棄，一位美國朋友離開昆明時，把一大包化妝品送給她，其中包括香水、面霜、胭脂、口紅和眉筆，她真是喜出望外。

與飛虎將軍結爲伉儷

陳納德將軍組織飛虎隊在抗日戰爭中作了極大貢獻，陳香梅由對空軍英雄人物的崇敬而與他結爲伉儷。一九四七年二月，香梅與陳納德在上海結婚，使她有機會踏進美國社會，深入瞭解與把握美國文化。

香梅婚後於一九四八年首次赴美，由於年輕而不懂人情世故，在大庭廣衆中說英語，有時不免意亂心慌，對於美國的禮節與風俗也只知皮毛，而所嫁的却是個在國際上有地位與聲望的人。陳納德更以爲自己的太太非常了不起，香梅因此不免戰戰兢兢。爲了不使夫婿失望，她努力去學英文、學說話，用英語演說，還學美容、烹飪、縫紉、繪畫、園藝，由於天資聰穎，她不僅一學會，還摸出門路。真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她經過一番辛苦鑽研之後，對於美國文化、語言、生活、風俗習慣都有了足夠的瞭解。